



三水之上

崔子美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三水之上

崔子美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岁月从山川河流之间袅袅升起，仿佛飘忽的炊烟，融化在了天的湛蓝里。我在这种感觉中，以为悠远的历史仿佛就是林木，葱茏了，茁壮了，粗硕了，举起一团团的绿云，呼唤着周围密密的伙伴，参差成黑森森的波涛。无数的日子走过去了，留下些枯枝败叶，倒下很多正在发朽的躯干，旁边更多新生的杂树拥挤着，向上索要喷射而来的阳光。或者，一茬茬的人在山川间遗留了生活的痕迹，建筑了某些可以减缓风化的石洞、土垒、碑刻，以此让后人记忆曾经发生的悲苦或荣光。如此这样，我看待已经平静的山川，才会对那些旧址以及山林产生深深的沧桑。

凡人类长久栖息过的地方，因为文化而诞生了历史。我们总是把过去称呼为古老，反复咀嚼着古老的过去留给现在的启示。

我的家乡也是从古老中走来的，从保安这个名称，变为赤安，又改为志丹。每一次的重新冠名都蕴藏了时代的变革，凝结着深刻的内涵。就像人一样，因为某些无法继续的理由，或是缘于某种生存渴望，更改了姓名，似乎有重新开始的意味，就此行走出新的生命之路。

保安县，从戍边的保安军开始，一直叫到了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。

赤安县，犹如一条新开辟的大路，忽然出现在了改朝换代时序里。上个世纪的土地革命时期，刘志丹等人在家乡永宁山上点燃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燎原之火，继而开辟了红彤彤的西北苏区，使之成为全国土地革命后期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。1934年初冬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，改保安县为赤安县。历经磨难的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赤安县吴起镇，终于找到了自己新生的家园。毛泽东曾感慨地说：我看陕北有两

点，一是落脚点，二是出发点。也是的，细细考究的话，这两点都与这片土地密切相关。

志丹县，是中共中央为纪念牺牲在东征前线的刘志丹，第一次用人名为一个县份命名，改赤安县为志丹县。而且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又选择志丹城定都，使之成为继江西瑞金之后第二个赤色京都，尽管只有半年多时间，中国革命却在此扭转了命运，志丹县这个称谓也迅速被世界熟悉起来。

二

陕北是一块诗性的大地。

在这块沙漠与黄土共存、大塬与平川交错、群山与梁峁高隆的大地上，历史积淀了她的厚重，文化滋润了她的浪漫，苦难铸就了她的深刻，风情凸显了她的豁达。陕北跌宕着诗的气势，奔涌着诗的节奏，跳跃着诗的激情，回旋着诗的韵律。

读陕北，不能不读志丹。

志丹是陕北大诗篇里最精彩的段落。

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神木向南而下，穿越平阔的榆林古城，斜过民歌声里的横山，经过大夏故国赫连勃勃统万城外的靖边，山川陡然一变，沙地消失了，出现起伏的群山，那长梁大峁横亘于蓝天之下，犹如一片泱泱的海浪在豪迈地涌动。这里，林草覆盖了山脊，沟壑间翠树簇拥，大山之脚尽是裸露的红色石崖，地貌完全迥异于陕北北部的平阔与苍黄。此时，你可能不清楚，其实你已经踏入志丹境内。过去志丹被外乡人称为“山保安”，陕北有句民谣唱道：米脂的婆姨，绥德的汉，清涧的石板，瓦窑堡的炭，要吃小米到志丹。在人们的印象里，志丹山大

沟深，地广人稀，盛产谷米，人们经年累月地耕作在山里、居住在山里、生死歌哭还在山里。乡人也曾数落家园：出门不是下沟就爬坡，回家不是走沟就过砭，每天吃水驴驮桶，春种秋收翻大山……上世纪末，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来到这里视察，坐上汽车行进在山间盘旋的公路上，车窗外就是深沟，感觉车轮在崖畔上碾过，多有殒命之危，于是，冷汗淋漓，双手抓住扶手不放，瞪大了吃惊的蓝色眼睛，连声欧欧，说这里不适合人类生存。

流经家乡的洛河、周河、杏子河三条水系从北而南，日夜不歇地吟唱，我的家园多了说不尽的话题。

轩辕黄帝在黄河流域创造了农耕文明后，陕北大地最先受益，百姓的生存能力提高，人间祥和，五谷盈余，物产丰盛，成为四方倾慕的乐园。志丹得境内三条河流滋养，先民们必然逐水草而栖，择良野而生，选高坡而居；遥想当时，在丰茂的山林溪畔之间刀耕火种，放牧逐猎，真是一幅诗情画意的旖旎景象。

家乡的山川间有一百余处龙山文化遗址，和多处半坡文化遗址。历史留下了痕迹，告诉后来者关于生命的艰辛和拥抱岁月的奋斗。

秦始皇横扫六合，统一中国后，忧虑北方匈奴南犯，想出了一个令天下人谁都想不到、谁也不敢想的办法——在长长的北方边界上修筑长长的高高的城墙，希望把匈奴威猛的铁骑挡在长城之外。仿佛天真孩童的稚趣思维，又恰似肢体发达的莽汉死用蛮力，遥遥的万里长城，就在秦始皇超然的想法中得以实现，浩大的工程量空前绝后。君王的旨令当然不可违，顺我者昌、逆我者亡，于是蒙恬率大军修筑阴山长城。之后，又修筑了南起咸阳、北至包头的秦直大道，以保证战车和骑兵的快速出击。秦直大道遇水架桥，逢山开路，苍龙般跃上渭北旱塬，又插入丘陵沟壑，“塹山成路、劈崩为道、逢渠夯筑、遇水架桥”，蜿蜒地穿

越志丹北去。史志曰 “条条道路通直道，郡郡县县送粮草。” 功绩卓越的蒙恬没有料到，自己竟然会被朝廷加害而冤死。有时候优秀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过错，当然不优秀的人根本走不进历史。

如今，秦直道痕迹依然可辨，路基光硬，寸草鲜生。

秦直大道，作为一柄利剑，被反复使用。

汉武帝曾亲率大军，沿直道北上，征讨朔方；

也曾，司马迁徒步走过这条秦直大道，考察社稷历史；

又，唐太宗李世民指挥十万将士，顺直道快速出击；

秦直道既是汉民族军事上的高速公路，也为外来入侵之敌铺平了通途。

赫连勃勃的大军沿秦直道风卷而下，直取长安；

西夏铁骑在残破的秦直道上唱着党项人的歌谣，强取强夺。

蒙古的战马踏破了长城，在秦直道上下威武，树起了元朝的大旗；

古代历史上，五胡十六国时期是英雄争霸、波谲云诡的时代。赫连勃勃在洛河和周河流域创建了属于胡人的大夏国，史载，赫连勃勃体格魁伟，善于用兵，在他成就大业的初级阶段，很懂得在强势面前示弱，抑忍自己。他的匈奴部落强大起来后，北据河套，南拥长安，西控固原，东至黄河，于是自立为王，国号大夏。赫连勃勃傲视天下，在陕北放马疾驰，奔进了水草丰美之地，禁不住大声慨叹 “美哉斯阜，临广泽而带清流，吾行地多矣，未见若斯之美！” 于是，驱役十万民众，历时七年，采用“蒸土筑城”法营建皇都统万城。并豪迈地把长安作为南都，立志统一万邦。他采取铁腕统治，重赋税、多徭役，志丹作为所属之地，民众苦难深重，民不聊生。不多年赫连勃勃死去，大夏国很快灭亡，与汉民族有过一千多年恩怨的匈奴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

统万城距离志丹不过二百余里，且靖边与志丹土地接壤。如今，赫

连勃勃的统万城只残存了几段白色城墙，城墙内已经被耕种了大片的玉米，刺目的阳光给这里写满了苍凉。

历史上的志丹县先后曾被狄、羌、匈奴、党项、蒙古、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属有，旧县志说道“保安虽僻，在治时为闲壤，在乱时为要径。”尤其在和西夏之争的北宋时期，闭塞的志丹狼烟四起，杀伐不断。

军事奇才吴起曾在这里镇守，写就了英名；

狄青大将也在此驻守，威震西夏；

范仲淹和沈括先后踏上这块土地，用建功立业书写了对朝廷的忠诚；

高迎祥和李自成举着大顺的旗帜，曾号令这里的农民起义，四方血战，掀翻了明王朝的江山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，刘志丹在这块土地上掀起了闹翻身的红色浪潮，用枪杆子开始了武装革命，高举镰刀和斧头的旗帜，为劳苦百姓浴血奋战，建立了苏维埃陕甘边新政权，让广大群众过上了没有官府苛捐杂税、没有地方军阀粮草摊派、没有土匪绑票掳掠、没有流寇骚扰欺负的安宁日子。

中央红军长征来了，美国记者斯诺也被吸引来了。在红都志丹城，红色领袖们在阴冷的石窑洞中筹划未来，书写了改变命运的千古传奇，于饥寒的艰苦岁月里完成了走向胜利的转折，这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小城因之光芒四射。

历史正在一步步地走远。回望这块热土上先辈们曾经为生存、为真理、为自由奋斗的种种传奇，就能感受到一种坚韧的精神在隆隆作响。

三

唐咸亨年间，驻守此地的禁军修了城池。宋太平兴国二年建置了保安军，城池得到扩建。金大定年间保安军改称为保安县，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民国初期。

北宋年间，志丹处于历史上战事最频繁的区域。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范仲淹到此知延州，以丹丹报国之心戍卫疆土。当时西夏连年进犯，边地城寨焚掠殆尽，戍兵皆无壁垒，满目疮痍。正是深秋，范仲淹带着随从，沿着鄜延路视察边城，西风劲吹，山色枯黄，所经之处人烟凋敝。一座又一座残破的孤城上，士卒黯然，旌旗失色，一派凄凉和苍黄的景象。范仲淹心下沉重，感慨万端，写下了悲壮慷慨的《渔家傲》一词：

塞下秋来风景异，
衡阳雁去无留意。
四面边声连角起，
千嶂里，长烟落日孤城闭。

浊酒一杯家万里，
燕然未勒归无计，
羌管悠悠霜满地。
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。

这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大家，两岁丧父，

随母亲改嫁，童年甚是困苦。及长，发奋读书，考取了进士，被朝廷任为谏官，在仁宗皇帝废除皇后的事件中，范仲淹和其他大臣直言进谏反对，致使龙颜大怒，被贬黜离开京城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。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后，发动军民修复城寨，广收流民垦荒，招募商贾贸易，将延州建成了战备充实的军事要塞。志丹城东北的城隍庙沟北山上的栲栳寨，就是范仲淹防御西夏的杰作。可以想见，心怀朝廷、博爱民众的范仲淹，乘快骑数次巡视边防，自然而然地，也踏进志丹这块土地。

范仲淹戍边数年，名重一时。庆历三年出任朝廷副宰相，推出十条整顿吏治、革新朝政的议案，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击，朝中旧臣大肆诽谤弹劾范仲淹，他又一次被迫离开朝廷，皇祐四年五月。六十四岁的范仲淹病卒于徐州。

清光绪年间任保安知县的李嘉绩在他的五言诗《栲栳城》中，赞誉范仲淹：

山有栲栳谷，地有栲栳城。
绵延数里间，城以谷为名。
有唐咸亨中，曾驻七校营。
一朝国是蹶，西寇纷纵横。
范老复守御，胄中有甲兵。
前后百余载，不闻风鹤声。
至今山泽上，故迹征史评。
九边成一家，已息中外争。
谷存草木长，城废禾麻平。
剑刀易牛犊，处处催春耕。

过去的栲栳谷，就是现在俗称的城隍庙沟。那时，整个一条沟长满巨树，狼狐出没，野鸟飞鸣。林间有农人踩出的小径，延伸到山梁上的几块庄稼地里，或蜿蜒到落满羊粪的山坡上。即就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代，这条沟里，还是荒无人烟的荒沟，山间的树木被砍光了，梁峁上尽是广种薄收的糜谷地。七十年代末期，城隍庙沟有了人家；八十年代，进城务工的农民选择了在这里安家立业。才十多年工夫，沟里满当当的住了大几百户人家，唯出入泥泞不便，政府出资硬化水泥道路，使曾经的烂沟焕然一新。窄沟的南北两面仄仄斜斜的窑屋楼房媲美相对，甚是拥挤，倒也热闹，仿佛城外之城。

宋朝时，保安城为边关冲要，宋与西夏数次在此交战。

元昊统领西夏军，仗铁骑入侵宋朝疆土，虽然败之小仗，而屡获大胜，但是，士卒损亡相半，劳役缺失，国内赤贫，百姓哀怨，无奈之下，向大宋请求和好。

宋廷派保安城判官邵良佐、张士元等为使臣，出顺宁，到西夏进行议和谈判，经反复磋商，元昊原则上同意向宋朝称臣，但张口索要过多，最终达成：许封元昊为西夏国主，每年赠给丝绢十万匹，茶叶三万斤。并且在保安铁边城、宁夏固原设立党项与汉族商贸交易的大市场，互通有无，造福两地。

邵良佐不负朝廷重托，和谈成功，修得边关战事平息，消息传回，军民欢呼，邵良佐受到了隆重欢迎。

两年后，也就是一〇四七年，四十六岁的西夏君王元昊被其子宁令哥弑杀毙命。其子谅祚为新君，内部争斗日趋激烈，而且屡犯宋室边地，宋廷遂停止了与西夏贸易的“榷场”。西夏没有了中原的丝帛和生活用品来源，以兵掳掠，进攻大顺城，发兵奔袭柔远、环庆失败，西夏

军退而踞守金汤镇。恰逢宋室新帝登基，公开号称西夏是宋之属地，大宋必予以关怀，赐予西夏大批银两。其实，宋廷是用金银求得边地太平，实为无奈之举。宋廷派遣使臣给西夏送去金银，谅祚尽数收下，却不予签字移交公文。宋朝对谅祚不移交公文，猜忌之外以信函质问。虽然谅祚野心犹在，但连年征战，国力不济，伤亡过大，失离民心，对此甚是沮丧烦恼，以缓兵之计，派使臣带珠玉向宋朝谢罪，表态要与宋睦邻友好。

与邵良佐相隔二十三年的另一位官吏杨定，也是边疆的重员，在保安军这个地方供职，品格上却与邵良佐相差甚远，成为历史的笑谈。就在西夏派使臣主动向宋俯首，朝廷令杨定出使进行和谈。谅祚为表真诚，向宋室敬献了宝剑、宝鉴及金银物品。杨定许诺归还宋军所占西夏疆土。可是，胆大妄为的杨定昏了头，竟作出愚蠢之举，只以宝剑、宝鉴呈给皇上，将金银物品截留私吞。杨定侥幸认为此事人不知鬼不觉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隐瞒不报外交和谈的严肃事宜，反而向皇上进言，西夏疲弱，戒备空虚，可发兵刺杀谅祚。皇上一听，自然很高兴，灭西夏就等于扫除了边患，得以社稷安宁。随即提拔杨定知保安军，使其成为保安边防军队的最高首长。

事不凑巧，宋朝武将种谔为夺取横山战略要冲，迅速派兵包围了在绥州的西夏嵬名山部落，进行劝降，不费一刀一枪，取到了“首领三百，户万五千，兵万人”的战绩。谅祚闻讯大惊，迅速派兵围攻绥州，足智多谋的种谔，巧妙指挥，击溃了西夏军队。失去绥州要地，谅祚气恼，刚刚给宋室敬献了贡品，主动修好，怎么忽然宋朝会发兵夺地呢？谅祚认为使臣杨定没有呈送协约，导致宋朝兵戈于西夏。于是，在保安城北设下骗局，约请杨定再和谈，刚愎自用的杨定冒失前往，结果被西夏军乱刀剁为肉泥。接着，西夏军攻取保安城，大肆掳掠，涂炭民众，

宋朝和西夏的战事又起。当宋军俘虏了西夏兵，从供述中得知，杨定私吞金银、不守外交约定，谎报和谈之事。续报传到朝廷，皇上后悔不已，两国交涉岂能儿戏？登时下诏：削去杨定官职，没收家族田宅财产，儆示百官。

两位官吏，两种命运。

四

北洛河川，连接塞外大野，上有吴起镇、白豹和铁边城要塞；向南有金汤城扼守咽喉，下游还有狄家城、德靖寨等寨堡，形成防守的珠连之势。

战争造就英雄，英雄因为战争的舞台而尽情挥洒智慧，他们率军破阵、斩杀敌众、勇胜沙场，成就了永垂历史的英名。

战国时期，吴起被魏国拜为大将军镇守西河之地，与秦国对峙时，就在洛河川边关驻守，因而后来就有了吴起镇的地名。吴起是个军事奇才，一生对诸侯的七十六次战争中，全胜六十四次，拓地千里，威名远播，著有《吴起兵法》四十八篇，与军事家孙子齐名。但这个人，品格上有缺憾。吴起少年丧父，靠母亲养育成人，为求功名四处攀附达官贵人，终是不能如愿，非常失落。吴起心生仇恨，连杀数人，只能远走，与母亲告别时，咬下自己胳膊上的一块肉发誓：不得卿相职位，不回家乡！从此毕生都在为“卿相”而搏杀。在外流浪的日子里，吴起很穷，却有一个富裕的齐国女子喜欢上了他，认为吴起是可以给她带来幸福的人，于是带着大量的金钱珠宝和吴起私奔去了鲁国，吴起用妻子的金钱谋到了一个小官。几年后齐鲁两国大战，吴起认为自己机遇来了，竟然无情地砍下妻子的头颅，血淋淋地提给鲁王，以此博取信任，

换来了将军大印。战场上吴起锋芒毕露、所向披靡、一举成名。

对于吴起这个不要亲情、只要功名的人，虽有才华，却总是让统治者疑虑，遂渐渐在鲁国失宠，最后他只好去了魏国。危难之中的魏国，急需人才，魏王给了吴起将军之位。吴起果然在战场上出奇制胜，威震邻邦。后来他又在魏国无法立足了，逃到了楚国。楚王识才用能，授予吴起相国之位，吴起年已花甲，拼命效力，数次大败秦军，培育出了威武之师。他还强硬地力主改革，推行变法，使楚国社会经济得到发展，国力蒸蒸日上。在君王易主之时，吴起却毙命于众臣仇恨的乱箭之下。

由此，我想起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。他幼年时，父亲牺牲在二战前线，家里只能靠救济金艰难度日。少年时，他一边干体力活打工，一边自学高中课程，后来考入大学。母亲流泪与施罗德告别，施罗德说：妈妈，您不要伤心，以后我会开着宝马车回来接你的。在不断的奋斗中，施罗德出人头地，真的开着昂贵的宝马车把母亲接到了柏林，过上了富裕生活。我经常被穷苦出身的施罗德感动。一个人除了知道感恩，关键是要报恩，经常回望过去，明白自己从哪里来，带着亲友的寄托将要到哪里去。怀揣着一份美好的感情前行，灵魂会得到一种支撑，其过程的劳碌和委屈都会滋生出幸福的感觉，转化为继续拼搏的勇气。

博学多才的伟大科学家沈括，也与志丹有缘。

他曾担任主管国家财政的行政长官，积极参与王安石的变法，变法失败后被贬谪。元丰三年，沈括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，在这块土地上抗击西夏。越年十月，夏人偷袭旦八德靖寨，沈括早有防备，率军阻击，打败夏军。同月，夏兵数万合围顺宁寨，沈括命前锋正面佯攻，又派骁将侧面攻击，夏军溃散，趁势攻克了西夏摩崖寨。次年三月，沈括侦察得知屯驻金汤堡的西夏三万军企图沿洛河南下，奔袭鄜州。沈括先发制人，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，大举往东北方向出兵，造成

讨伐陕北东路夏军的假象，屯驻金汤的西夏大军闻知后，慌忙赶往东路增援，而沈括忽然密令挥师西进，直取金汤堡，杀敌两千多人。在延州，沈括继续写作《梦溪笔谈》，第一次提出“石油”这个名词：鄜延境内有石油，生于地中无穷……

后来，沈括军队在陕北东路永乐城的交锋中失利，受责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。他从此专心研究，著书立说，完成了《梦溪笔谈》这部永垂史册的光辉著作。沈括还精通天文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学、生物学、地理学、农学和医学；对律历、音乐、医药、卜算等亦有研究。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：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，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。

在金汤城北面，有金汤故城，依山势而夯筑城墙，呈梯形状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级平台。北城墙上烽火台三座。

金汤村在宋朝初期筑城为镇，西、南城墙在川台地上夯筑而起，下临洛河，城东靠山体，建有炮台，北城墙雄逼洛河上游。元丰五年（1082），西夏宥州观察使格众率三万军士夺取屯驻，欲虎势南下。鄜延副总管胡田率兵打败西夏守军。之后，此地被宋、夏反复争夺，战火不断。

五

我喜欢坐在家乡高高的山梁上观望世界。之西，是子午岭外的甘肃陇东；之南，有杜甫的羌村，还有广阔的渭北旱塬和安葬轩辕始祖的桥山；之东，安塞的腰鼓和宝塔风华已经多情地挽起了黄河乾坤湾的波涛。

在夏日黄昏，我走上狄家城遗址，携裹了洛河水气的凉风一趟一趟地吹来，燥热的身心爽快了很多。野芳幽香，碧色绵延。偶尔飞鸟窜过头顶，留下细长的叫声，仿佛脆铁敲击，让空旷的梁岬有了生硬的感觉。迎着晚霞，我遥看天边的云彩，辨析天上的白色群马是如何在蓝天上浩浩荡荡；也解读山下的洛河大川蜿蜒开合的浑厚之象，痴想那是不是烽火里厮杀的战场？历史的过程像云一样，没有固定的形状，没有固定的答案，没有让人折服的真实，往往一会儿赤红，一会儿白亮，一会儿做瓦状长连，一会儿似流苏飞飘，一会儿黑色滚滚，一会儿电闪雷鸣。我常常糊涂，也时刻思索，人不仅书写历史，也演绎历史，也许只有大地才知道它本来的浩瀚和复杂。

狄青寨，已经消失了它曾经的伟岸，也找不出它凛然的气势。我无法复原它的细节和曾经的烽火狼烟，甚至不知道那些牺牲的戍边士兵埋葬在哪里？可以肯定，狄青的驻守，让西夏兵闻而丧胆，用胜利报答了朝廷，也成熟了自己的军事才能。此刻，我面对残垣上瑟瑟的小草，想象那些曾经聚集在狄青大麾下的士兵们，也许和我一样喜欢眺望落日，喜欢享受活着的闲情。他们，一定经常到洛河里洗浴，把夏日的战事暂时忘却。

环望四山，坡坳皆变为层层梯田，蓬勃的庄稼犹如士兵一样列阵，面对不久就会而来的秋风杀气，它们寂静而紧张地等待，等待生的希望和死的悲壮。

狄青出身贫寒，少年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，狄青主动代兄受过，被“逮罪入京，窜名赤籍”，发配从军，脸上刺了黥文，黑字自然洗不去了。在西夏党项族屡屡进犯内地之时，狄青被派往保安洛河川戍边，他深知出身寒微，没有改变命运的依靠，唯有在战场上机智勇猛才能活命，在活命中建功立业去改变自己的处境。在与西夏军交战中他多次立

功，从一个小兵不断擢升为一个小军官。

当西夏的李元昊在银川称帝后，开始掠夺宋朝的土地扩大疆域。西夏铁骑威猛，宋军多次败退，兵民和物资损失严重。面对西夏军的步步紧逼，守将卢守勤更是心如火燎，无计可施。在这紧要关头，身体强壮，打仗不惧的狄青主动要求担任先锋迎击西夏军，于是卢守勤调拨一批人马给他，令其死守洛河防线。机遇来了，这个机遇是死，也是生。

就在狄家城下的洛河川，狄青率士兵迎击西夏军，他披头散发、戴铜面具，手持长矛，呐喊着冲入敌阵，左挑右杀，势如破竹，使西夏军大乱，取得了大胜。捷报传到朝廷，皇帝给狄青连升四级。范仲淹知延州时，召见了这个屡次打胜仗的军官，提拔他担任延州巡检指挥使，令其在桥子谷、招安、丰林、新寨、大郎等主要关隘要道修筑城寨。之后，西夏大军又于宋宝元二年入侵，狄青率部在洛河川奋力迎战，烧毁西夏粮草数万，“收其帐二千三百，牲口五千七百”。狄青在西北戍边期间，先后领兵与西夏军交锋大小二十五战，中箭八次，却没有一仗失败，成为让西夏军闻风丧胆的常胜将军。之后，狄青被朝廷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枢密副使。在广西侬智高作乱之时，狄青请缨前往，打败侬智高，平定叛乱，被皇帝任命为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——枢密使。

狄青从一个脸上刺字的小兵，成长为国家军事统帅，这在宋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他的官职与宰相平等，该扬眉吐气了。其实不然，狄青的厄运因此开始了。

宋朝是个重文轻武的时代，何况狄青出身低微，没有科举进士的光环，所以他有自知之明，为人低调谦虚，礼让文臣。曾在定州，狄青参加韩琦的宴请，有个侍宴的妓女也敢讥笑他脸上的刺字，可想狄青平时没有武官的悍然作风和暴躁之行。甚至，在别人的筵席上，有个布衣秀

士，竟然直接指骂狄青，狄青不仅不恼，而且事后主动和这个布衣修好。这是狄青的懦弱吗，不是，他在领兵打仗时，对敌杀伐如草，对自己部下犯律者一概不留情面。那么，身为枢密使之后，大臣们虽然没有过去那么放纵取笑狄青脸上的黥文，但还是不分场合地经常拿狄青脸上的刺字开心。科第出身的枢密副使王尧臣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也讥笑狄青脸上的黑色刺字，让狄青很生气，呵斥他说：你要喜欢，给你也刺一行？虽然，宋仁宗喜欢和重用狄青，还多次传谕，要狄青用药水把脸上的黥文消掉。狄青却不肯奉诏，说：皇上按战功把我提拔到这个位置，臣子心里十分感激。脸上的刺字我宁愿留着，让天下的士兵都懂得，只要努力上进国家就有这样的名位等待着他们。

在宋朝科举制度下，一个没有科举功名，却被擢升为枢密使、当然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一片哗然，认为狄青的出身和地位与这个职位极不相称。包括大文学家欧阳修也上书几千言，在肯定狄青人品和功绩的同时，用阴阳五行之说罗列狄青不宜担任枢密使的原因，请求罢免狄青。在宋朝以文臣为重的体制中，狄青虽然不是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，但是在讲究科举的大环境里，备受压抑，加之他在朝廷内没有自己的圈子和党团，用今天的话说没能构筑起关系网，只能孤身奋斗，在诋毁面前缺少帮手，自然而然受排挤。

狄青在皇上面前很得势，在军队中威望日盛，尽管他谨慎从事，但不免有军人的率性和粗糙，被文臣们抓住了把柄。有一次，开封发大水，狄青搬到相国寺避灾，披了一件浅黄色的袄子坐在殿上指挥士卒排水。于是，别有用心的人就传谣说：狄青穿黄袍登殿了，有称帝野心。另一件事情是，京城里火灾甚多，诏令夜里不许见火烛，狄青烧纸钱祭祀神灵，被一些人知道了，渲染有奇异之象；还有人造谣说狄青家里的狗生出了角，恐有乱异之心；有人直接给皇上进谗言，进行种种诬陷，